

魔鏡

夕陽闌珊，馬路上，一個女人穿著一襲粉色洋裝，形單影隻的在路上走著，她頭髮微亂，妝容也被眼淚抹糊了，看上去有點狼狽。她緩慢的移動著，還不忘一邊抹去眼角的淚水，似乎是受到了挺大的委屈，我見猶憐。

她叫夏宣婉，她身材高挑勻稱，善於穿搭與化妝，是T大的畢業生。要知道T大算的上是很好的大學，能考上的學生都是成績傲人的，如此內外兼修的夏宣婉，從學生時代就不乏追求者。但雖然如此，夏宣婉從來不輕率的對待愛情，她對「郎才女貌」的情感有著諾大的憧憬以及清晰的標準，可不是什麼男人都能靠著死纏爛打的攀上她的，也因此一直到出了社會，夏宣婉都沒有談過一段感情。

畢業後，她進入了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工作，雖然稱不上多高收入，但起碼穩定平順。在事務所裡，一位和她差不多時間進來的員工邵明澤也對她展開了熱情的追求。

夏宣婉曾經很謹慎的審核這個男人，183公分、有腹肌、長相還算的上是乾淨、Y大畢業，也還算湊合，父母都是老師、談吐上幽默、思想上也不是草包……勉強算是符合了她對理想男友的要求——但有個小小的缺點，就是邵明澤也還只是個事務所裡的員工，工資很一般，不知道有沒有房啦，但至少可以確定他沒有車。

這個「小小的缺點」讓夏宣婉考慮了半年，畢竟好的愛情不可能不兼顧麵包的，但看在邵明澤每天噓寒問暖、晨昏定省的追求，工作上也還算的上認真的份上，夏宣婉同意了邵明澤交往的請求。

出了社會生活圈都很固定，短時間也很難遇到經濟能力更好的男生，就索性當成潛力股培養看看吧。

今天是夏宣婉答應交往後的第一個約會，他們11點約在夏宣婉家樓下。第一次約會，夏宣婉打扮的比較慎重，但還是在10點55分的時候下了樓，怎麼都沒想到邵明澤卻在11點整的時候才悠悠的出現。這就算了，邵明澤看到她的第一句話竟然是：「嘿，宣婉，午安啊～妳等一下約會想去哪裡嗎？」

夏宣婉感覺自己的理想約會被邵明澤潑了一大桶冷水，這是第一次約會！邵明澤竟然就如此不慎重！要去哪裡不是本來就應該計畫好，今天再給她一個surprise的嗎？為了這個驚喜，夏宣婉期待了整個晚上，她根本想不到邵明澤今天見她的第一句話竟然是「妳想去哪裡」。不過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，夏宣婉還

是按捺住心裡的不爽，皮笑肉不笑的說：「那不然陪我去百貨公司逛逛好嗎？」，雖然邵明澤爽快的同意了，還是讓夏宣婉心裡很不開心。

原本以為今天的不愉快應該已經都過去了，沒有想到到了百貨公司更糟了。

一開始，夏宣婉開心地逛著專櫃，邵明澤也耐心的陪著，時不時還會給點有用的建議，讓夏宣婉的內心加分了不少。逛了大半天，當夏宣婉選好了三隻口紅加一個唇蜜要結帳的時候，櫃姐禮貌的微笑說：「小姐，妳這邊消費共五千六百元」夏宣婉報以一個甜甜的優雅微笑，然後……

就沒有然後了！！

邵明澤竟然就那麼事不關己的樣子，夏宣婉悄悄的使了一個眼色，但他還是理解不過來。

「小姐，您的消費是五千六百元，請問您方便現金還是刷卡呢？」櫃姐的笑容開始有了點尷尬的意味。其實不只櫃姐，夏宣婉也很尷尬，今天是出來約會的，她根本沒帶錢。她用手肘頂了頂邵明澤，邵明澤還是不知所以的大聲問道：「怎麼了嗎，宣婉？」

「明澤……」夏宣婉努力架住她最後的微笑：「你付一下錢好嗎？」

「為什麼啊？」邵明澤彷彿嫌不夠丟臉似的：「妳沒錢嗎？」

「我忘了帶錢……」夏宣婉試著忽視櫃姐嘴角的笑意。

「妳真迷糊」邵明澤大方的掏出了卡片：「那刷我的吧！下次可要記得啊！」夏宣婉點了點頭，她已經難堪的想鑽到土裡了，在心裡又暗暗的為邵明澤扣了分。

沒事的，潛力股都是要培養的嘛！至少他已經知道了我沒帶錢出門，之後也會付錢付的乾脆一點。夏宣婉安慰著自己，今天讓人心情不好的事應該都過去了。

離開專櫃後，夏宣婉扮演起一個小女孩，蹦蹦跳跳的拉著邵明澤到了她一直很喜歡的咖啡店：「明澤，我想吃甜甜的東西～」她故意拉長的尾音，還使用疊字，可可愛愛的樣子八成比較容易激起男人的保護欲！

「噢！這家嗎？」邵明澤聽完後將頭往咖啡店內伸了伸：「厄……宣婉，妳不覺得這家有點貴嗎？妳看，他們家的蛋糕好小，那樣就要一百九，咖啡也只是一點點，最便宜也要兩百三？」

「一分錢一分貨嘛！」夏宣婉不滿的噘起嘴：「這家咖啡廳很有名啊，他的蛋糕很好吃嘛，用的也是上等的咖啡豆，更何況這裡是蛋黃區，租金那麼貴，轉嫁一點到客人身上不是很正常嗎？」邵明澤不置可否的聳了聳肩，最後還是妥協了夏宣婉的要求，自己勉為其難的點了一個最便宜的蛋糕就在裡頭坐了下來，但

反觀夏宣婉可沒有手軟，連續點了幾個蛋糕，共花了六百多塊錢。

「宣婉」邵明澤邊吃蛋糕邊說：「六千一百多塊，妳明天要記得還我喔！」

「蛤？為什麼？」夏宣婉差點被自己的蛋糕噎死：「今天不是你找我出來約會的嗎？我哪有那麼多錢啊？」

「但妳剛剛說是和我借的啊？」邵明澤一臉的困惑。

「你竟然還真的想和我 AA？你有沒有一點風度啊？」夏宣婉很嫌棄：「早知道是這個樣子，我就不會和你在一起。」

「妳這樣很自我中心欸」邵明澤不滿的抱怨：「也不看看妳沒錢還花了多少？」

夏宣婉氣極，一巴掌呼了上去：「你才自我中心，我真是瞎了才會和你在一起！」

「夏宣婉你有病吧？」在邵明澤的呼喝中，夏宣婉拽上包包掉頭就走。越走她越覺得委屈，忍不住哭了起來，她一向心比天高，哪裡受過這樣的氣？她好不容易才接受邵明澤的追求，憑什麼他要這樣對自己？抽抽搭搭的在街上哭著，一個沒注意，夏宣婉「啪」的一聲踩到了什麼東西。

「什麼東西啊？」她抽了抽鼻子，低頭看去。那是一面精緻的開蓋式小化妝鏡，淡粉紅色的，周圍還有精緻的花紋，夏宣婉打開蓋子看了一下，雖然鏡面有點髒髒的，但整體來說還是很新，不知道被誰不小心落在了這裡。她拿起了手帕輕輕的把鏡面擦乾淨，整個鏡子煥然一新，突然，她看到了鏡面上出現了一行淡粉色小字：「一個男人願意為你花多少錢，他就有多愛你」字出現了一下，不一會兒就消失了。

夏宣婉先是嚇到，仔細一思考倒也覺得挺有道理。根本就不是自己自我中心的事，主要的問題還是因為邵明澤不夠愛自己罷了。想通了這一點，她心裡也坦然許多，擦乾了眼淚，將鏡子放到了自己的手提包內，她決定好好回家睡一覺。

隔天一早，夏宣婉就收到了邵明澤的訊息，約她 10 點到家樓下見一面、談一談。夏宣婉沒想太久就同意了，9 點 55 分，夏宣婉就到了家樓下，一如昨天中午的情況，邵明澤還是沒有提早出現，這讓夏宣婉心裡很不舒服。

她隨手拿起了包包裡的鏡子再擦了一擦，鏡子裡又粉粉的出現了一句話：「歲月教會了我，除了等外送，我誰都不必等」，然後不一會兒又消失了。

夏宣婉一笑，這真是太對了，她夏宣婉幹嘛把自己搞的那麼廉價，每次約會還都要等對方的出現呢？這樣子的男方多沒有紳士風度啊？她拽起包包，轉身上

樓。

10 點 10 分，她看到自己的手機響了，她沒有理會。

10 點 20 分，手機又響了，她仍然沒有理會。於是她的手機就這麼響了很久，夏宣婉終於在 35 分的時候接了起來：「喂？哪位？」她慵懶的問到。

「宣婉，我是明澤啊，我們不是約 10 點在你家樓下見面嗎？」邵明澤的聲音傳了過來。

「喔？是嗎？好吧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還要畫個妝。」說完，她就掛了電話。在 11 點 20 分，夏宣婉終於悠悠的走下樓，她看見了邵明澤由於在太陽下等了太久，滿身大汗，心裡有了一絲報復的快感：「怎麼了嗎？」

「宣婉」邵明澤擦了擦汗，看上去十分狼狽：「我想和你說，昨天的事我有不對的地方，我不應該把話說的那麼難聽，對不起。」

夏宣婉瞅了一眼邵明澤，不疾不徐地說道：「我跟男人出去約會從來不 A A，我認為這樣很沒有格調，你應該要學習更有風度一點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之後都要我這邊付錢嗎？」

「對啊，我覺得這很基本」

邵明澤猶豫了一會兒，畢竟他也只是個職員，按照夏宣婉昨天的花費，之後他恐怕很難承擔的起，但如果不同意，到嘴的鴨子似乎轉眼就會飛了，讓他很難拒絕：「好吧……」他最後只能妥協：「我知道了。但宣婉，我還是希望之後的相處妳可以改一改妳的脾氣，妳有點……太任性了」

「我任性？」夏宣婉提高了十六度的音：「如果你足夠在乎我，你就不會覺得我任性。」

「我沒有不在乎妳，」邵明澤急著辯解：「我在乎，但我們都是職員，我覺得妳的花費實在有點太大手大腳了，妳可以更有金錢觀念一些，不要那麼任性。」

邵明澤看著夏宣婉，她似乎不急著回復，只是從手提包裡拿出了一面粉紅色的開蓋式鏡子，然後若有所思的擦了一擦，還擺弄起自己的髮型。他被她的操作整的有些摸不著頭腦。

「每朵玫瑰都有自己的模樣，每個女孩都有自己的倔強。」只聽夏宣婉輕飄飄的撇了他一眼，然後轉身上樓。

辦公室裡瀰漫著一種肅殺的氣息，所有人都能隱約的感覺到。夏宣婉和邵明澤這對小情侶好像吵架了，連續冷戰了幾天都不見好轉，就像是一個班級裡最害

怕班對分手一樣，兩人絲毫不避諱的把情緒帶到了辦公室，讓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們之間那種劍拔弩張的氣氛。

正所謂幾家愁就有幾家歡樂，趙文吉對兩人的吵架倒有幾分樂見。他算是夏宣婉的上司，職等比兩人都高一點點，趙文吉已經喜歡夏宣婉好一段時間了，據說夏宣婉是T大畢業的，學歷好、人也長的格外標緻，只是無奈她都對他不冷不熱的，讓趙文吉總覺得自己沒有機會。

但聽說只要在女生特別脆弱的時候送上關心和慰問，她就容易對對方產生依賴，夏宣婉和邵明澤的吵架，似乎正好給了趙文吉千載難逢的天時地利，於是趙文吉也就左一個關心、右一句問候的不斷獻殷勤，而夏宣婉也好像不再像先前那樣冷冰冰的，對他有了更多一點回應，讓趙文吉很是興奮。

「宣婉，午餐要不要一起去吃轉角那間早午餐呀？」一到飯點，趙文吉就跑到夏宣婉身邊問道，絲毫不在意附近的邵明澤傳遞而來的怨毒眼神。

「喔！你說新開的那一家嗎？好呀！」夏宣婉收了收包包，愉快的同意了。說真的，他感受的到趙文吉對自己的熱情，嚴格來說，她也知道趙文吉對自己有意思。她其實不討厭他，而且這幾次出去吃飯，趙文吉都很大方的直接買單，這和邵明澤比較起來加分了不少，但問題是趙文吉的外表真的很難達到夏宣婉的及格標準——胖就算了，還很矮，除此之外也長的不帥，在在都讓夏宣婉有種「拿不出手」的感覺，她心裡知道，不管如何，自己是不可能接受趙文吉的。

但不接受歸不接受，趙文吉對她的愛護和關心也稱得上無微不至，她只是個小職員，每天都有人幫忙付飯錢還是很愜意的，所以夏宣婉也沒有打算主動捅破這層紙。

「唉～」趁著趙文吉去結帳付錢的時候，夏宣婉又掏出了她的小鏡子擦拭：「我也不是故意要這樣對他的，他真的是挺好的人，如果整體條件再好一點，我也會想跟他在一起的，鏡子啊鏡子，你說他怎麼就那麼醜又那麼胖呢？」隨著趙宣婉的擦拭，鏡子上又浮出了幾句粉紅色的話：「妳說備胎為什麼是圓的？因為方便滾啊！」夏宣婉一看，忍不住笑了出來，是啊，畢竟她現在還跟邵明澤在交往嘛，本來就不可以心猿意馬的，對名花有主的女人獻殷勤，那竹籃打水的結果也本來就是趙文吉自己選擇的，她也沒強迫他。

想罷，夏宣婉很是驕傲自己端正的三觀，要是邵明澤知道自己的一心一意，估計會更在乎自己不可。遠方點完餐點的趙文吉穿過人潮向夏宣婉的方向走來，看著夏宣婉甜甜的對著鏡子笑，他覺得自己的心都快化了。

下班時，夏宣婉被邵明澤攔了下來。

「你幹嘛？」夏宣婉仍然不開心的問。

「那是我要問的吧？妳就這麼喜歡和趙文吉走在一起嗎？」邵明澤也不滿的問。

「就是朋友關係，你不覺得你想太多了嗎？」雖然語氣上透露著不滿，但看到邵明澤吃醋的模樣，夏宣婉心裡還是有點高興。

邵明澤停了一下：「夏宣婉，妳是不是都覺得自己是對的啊？」他沉重的說：「妳不覺得自己太過份了嗎？跟妳約好了時間妳讓等我了一個多小時、出門就要別人替妳花錢買單、吵了架還跑去跟同事不清不白的？」

「我做錯了什麼嗎？你是男生，還為這些小事絮絮叨叨的，你不覺得自己很沒有格調嗎？」

「我沒格調？妳這種行為哪個男人能受的了？」邵明澤提高了音量。

或許是被他的聲音嚇到了，夏宣婉一時無言以對。她默默地掏出了鏡子擦了擦，只見鏡子裡又悄悄的浮現了幾行粉色的小字：「對愛妳的女人，你可以讓她哭，但不要讓她沉默。因為沉默，是一種最深的傷痛，是一個女人最悲的哭聲……」感覺被說中了心思，夏宣婉的眼淚開始止不住的掉落下來。

對於邵明澤而言，看著不回應自己的夏婉宣竟然又掏出了鏡子擦擦抹抹的，不一會兒甚至顧影自憐的哭了起來，一想到那鏡子指不定就是趙文吉那個死胖子送的，邵明澤心裡就升起一把無名火：「妳到底在照什麼？」他一伸手，拍掉了夏宣婉手中的小化妝鏡。

「啊！！你幹什麼？」只見夏宣婉驚叫一聲，迅速撇下了邵明澤，轉身找尋滾落在地上的小鏡子。

看著夏宣婉一付心心念念的樣子，邵明澤更確定了那個鏡子是別的男人送的猜想，一時之間萬念俱灰：「夏宣婉，我們分手吧……」他落寞的說。

蹲在地上背對著邵明澤，好不容易找到鏡子的夏宣婉正小心翼翼地檢起它，仔細檢查有沒有破損，還沒起身就聽見了他的話，她心碎的擦了擦鏡子，眼淚掉的更厲害了。

「別流淚，別人會笑；別低頭，皇冠會掉。」夏宣婉看著鏡子擦了擦眼淚，暗暗的對自己說：「痛過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；哭過才知道心痛是什麼感覺；傻過才知道自己其實很脆弱；並不需要這麼執著，沒有甚麼是不能割捨。」

邵明澤只見夏宣婉緩緩的站起身，緊緊的攢著那該死的鏡子，她沒有回頭，逕直地揚長離去。